

生活百味

香脆饭锅巴



龙水

我是家里的“火头军”，每天要上班的我早上起得早，因而几乎每天的早饭都是我做的。我有一个嗜好，就是喜欢烧土灶，烧土灶不仅米饭香，而且锅底里还有一大块金黄香脆的饭锅巴等着我呢。

将大米淘净后，和适量的水一起倒入铁锅，开火做饭。随着铁锅发出“隆隆”的响声，袅袅热气在厨房间氤氲升腾时，米饭就快要煮熟了。这个时候，有着数十年做饭积累的我不再往灶膛里加硬柴，而是添上一些掉在灶间的软草，让旺火变为弱火。在小火的安抚下，锅里的米饭收汁后，锅底的锅巴就会形成。而一旦用大火的话，米饭就会烧糊，锅底的锅巴就变成漆黑的一片，连鸡鸭都不理。

饭煮好后，我又在煤气灶上忙着烧菜。半个小时后，简单的几个菜做好后端上了桌。随后，我拿着碗来到灶边，掀开铁锅。顿时，一股米香直刺味蕾。几碗饭盛起后，锅底剩下薄薄的一块。此时，手握铲刀的我如同在摇蒲扇，少顷，一张色泽金黄、香气扑鼻的锅巴在铲刀的轻舞下如金蝉脱壳。而锅底，则光洁铮亮。

坐在餐桌上，和妻子手撕一块香喷喷，吃起来“嘎嘣脆”的锅巴，犹如享受一道风味小吃。有时，我们还发挥创意，在锅巴里加上一勺红糖，或加上几丝榨菜，将锅巴一卷，吃起来，更有风味。我那口至今能嚼炒蚕豆的好牙齿或许得益于长期吃锅巴吧。



本版投稿方式：

邮箱jhwbpq@163.com或扫二维码(如下)。投稿时请注明“投晚报‘朋友圈’版面”，同时附上微信名、头像图片和通联方式。一经采用，稿费从优。



刺桐城里的火焰信



彭常青

闽南的春天是蘸着海风写就的。当鼓浪屿的琴声还未唤醒晨雾，木棉已把猩红的信札别满枝头。那些悬于刺桐城天际的火漆印记，常让人忆起古渡口远航的帆影——铁铸的枝干中蕴含着漂泊的基因，却在每个四月固执地烙下归期。

老城巷弄常有绛雪叩门。碗大的花朵砸在红砖厝天井中，似屋脊兽口中吐落的火珠，碎裂时溅起滚烫的霞光。这无惧的凋零令人想起林銮渡的石板，七百年潮汐磨平了棱角，裂缝中却绽放出咸涩的牡荆花。戴簪花的妇人挎着竹篮沿街拾捡，将褪去烈焰的花朵铺在茶筛上，铁观音的醇厚中便泛起一丝清苦的余韵。

最令人震撼的是闽江



畔的古木棉，龟裂的树皮嵌满牡蛎壳般的结痂，却在某个涨潮的清晨放飞雪絮。侨乡人掸着沾衣的飞棉抱怨，指尖却忽然颤抖——原来这些钢筋铁骨的老树，始终为漂泊的基因留着柔软的暗格。当满树绯红褪作新绿，千万枚降落伞便朝着出海口飘去，恰似当年下南洋的乌篷船，把根须般的思念扎进异乡土壤。

乘轮渡离岛时，暮春的雨正洗亮整座刺桐城。褪去华服的木棉树隐入榕荫，新生的青果像暗结的珍珠。忽然明白这海上花的深意：它们以最炽烈的绽放确认陆地，又用最轻盈的漂泊丈量海洋。那些砸在地上的火焰，原是写给春天的战书与情书——真正的故乡，永远允许你同时扎根与流浪。

老家门前的水杉树



丁维香



回小镇老家，远远地就看见门前高大、挺拔的一排水杉树。只是树下再不见父母亲那熟悉、亲切的身影，不禁黯然神伤。

水杉树有六棵，卫兵一样默默守护着脚下的土地，守护着我心中永远的家园。

春天，秀气、细长的叶片不知不觉绿了枝头，鸟儿在高的枝头欢快地鸣叫，母亲在树下的菜园子里忙碌。

夏天，一排水杉树像一面高墙，挡住了火辣辣的太阳，树荫下的一方天地，是我们读书、游戏的好场所。

秋天，水杉叶黄了，油画般斑斓。

冬天，叶子落了，露出枝丫上一个大鸟窝。母亲说鸟窝不能捅，里面有小鸟呢。

后来，长大的我像小鸟离巢一样，外出求学、工作、结婚生子，每一次回家都发现水杉树又长高一大截。一年一年，水杉树青春地旺盛着，父母却一天天老了。

父母亲去世以后，我只在每年的清明才回老家，站在水杉树下，遥想当年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时光，不觉泪流。

油桶花盆



李爱婷

菜籽油的油桶，中小号的，油，吃完了，拿去丢了似乎可惜，底下戳几个洞眼儿，从它的上腹部用利刃——最新的美工刀之类的给切开，切得尽量平整。为了不在触碰到它时划伤手，再用打火机“舔一圈”刚切开的剖面，让它光润无毛刺。

这就成了一只不花钱只费一点力气的透明花盆，底部铺上一层陶粒，再填土，种上老桩多肉——奔龙，一两年，也就“坐稳”了，阳光充足的话，年年都会在四月初开花，花很艳，朵子很多，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有，而油桶花盆依旧结实呢。



小礼寓深意



闲云野鹤

内侄女回国探亲，送我蛋白粉等物。为了回礼，我匆忙间画了这把折扇相赠。



我对她说：“我特地把国花牡丹和国宝熊猫构图在一起，用满纸的中国元素，提醒你们这些出国打拼的孩子千万别忘了自己的祖国，别忘了自己的根。”

她说：“谢谢姑父！您这‘小礼物’以小见大，分量轻而含义重。我特别地喜欢。回去后一定讲解给我的孩子们听。”

紫薇公园的猫

它在河畔妖娆地走起猫步。随后又仰卧在草地上，慵懒地晒着暖阳。它的身后，有个小屋：流浪猫投喂点。里面有个小纸箱，纸箱里面有三只小猫，毛色跟这只大猫一样，应该是一家人。大猫小猫都光洁灵秀，



猫粮也很充裕，看来是有人悉心照料的。

小洲对岸，一群老人。有人侧头侧颈拉着二胡，有人咿咿呀呀唱着越剧。

住在风景如画的公园里，有人照料，有人陪伴。你说，这样的流浪值不值？

